



桂雨清 著

蛇王

长江文艺出版社

报 环 蛇

桂雨清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6印张 2插页 205 000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200

ISBN 7-5354-0273-9

I·235 定价: 3.30元

内 容 提 要

黑色的夜幕下，凶恶的“银环蛇”瞄准了猎物；豪华宾馆里，外国老板纵思恣虐；大幕拉开，一声惨叫，女歌星漂亮的脸蛋被利刃划开；飞驰的车厢里，香港阔太太的珠宝在众目睽睽下失窃；工厂门卫铁桶里撒尿竟触电身亡；建筑设计师糊糊涂涂成了暗烟的嫖客，暗烟莫名其妙又沉湖淹死；堂堂作家是个赌徒，把当编辑的妻子输了，仍没逃脱被谋杀的厄运；亡命之徒，手持火器，易燃仓库危在旦夕；妖艳的妻子，瘫痪的丈夫，这婚姻本身就透出不祥的味道……

摆在刑警队长郑乃雄面前的总是这些倒人味口的社会罪恶。他厌恶，他愤怒，又如嗜如瘾地追寻根源。勘查、审讯、分析、推理，甚而机智地诱诈，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他不满足抓获罪犯，他更醉心于剖析每一个人，探究整个社会。

目 录

银环蛇	1
色狼落网	17
今夜，歌星莎莎登场	37
七车厢的窃案	60
生死十三步	81
花圈与十字架	95
巨 奖	136
废墟上的殿堂	162
旋转的世界	195
赌 魔	230
人 狼	270

银 环 蛇

我虽是谙熟各类毒蛇习性的捕蛇者，
但这次却使我愕然了：一条体呈黑色，身
布数十条白色环带，性极毒烈的银环蛇，
竟是从我脚面上爬过去的。这使我不得不
开始探究它孵化和生成的草凹和洞穴……

——刑警队长郑乃雄日记

1 一个幽灵般的身影在树丛中蹑来蹑去，然后倚住那棵老槐树，大口地吞吸着烟。阒寂的槐荫道上，只有微微吹过的夜风，半轮嫩黄色的月亮躲进云层里去了。

黛青色的夜幕上跳出一个斑点，慢慢移进长臂灯微弱的光环下。这是个穿着芽黄色连衣裙，线条十分清晰的姑娘。她轻松地骑着脚踏车，哼着一支小曲，飞快地向这边驶来。

他紧紧盯住她那颀长的腿和微颤在肩头的马尾式浓发。他呼吸急促，神经似乎要绷断，手紧紧攥着一块涂满油彩的布头。

姑娘突然停下车，蹲身去摇脚蹬。片刻后站起来，掏出手帕擦手。

他象狼一样蹿出草丛，疾如鬼魅，猛不可挡……姑娘尖叫了一声，便昏厥过去。

倒在树下的脚踏车的车轮仍在慢慢转动，电镀的瓦圈在泛着冰冷的蓝光。一块乌云吞没了月亮。须臾，下起了滂沱大雨。

武警摩托车队在执行夜巡中，发现了神智昏迷的遇害姑娘，她被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她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戕害，一直处在昏迷状态，使闻讯赶来的刑警队员们只得耐心静候在急诊室里。

刑警队队长郑乃雄凸着咬肌，神色象青铜一样冷峭，目光一直盯着被害人腮边的一缕白色，那是油彩。他让技术员取样化验。

被害人心力衰弱，但睫毛一动还是苏醒了。郑乃雄知道这是大量的强心剂起作用了，必须抓紧时间突询。

外面的雨终于停了，几名神色沮丧的刑警走进来，勿须多问，雨水冲掉了罪犯可能会遗留下的痕迹，使发案现场遭到自然破坏。

这是一起恶性案件，破案会议夤夜召开。记录员读毕询问笔录后，郑乃雄说：

“案犯带着自制的面罩，并用油彩绘成鬼怪脸谱。据化验，留在被害人脸上的的是本市生产的A型白莹光广告粉，这种水调的颜料使用三小时后，是再也蹭不掉的。被害人脸上留下了擦痕，这说明案犯的脸谱是在三小时之内绘制的。目前这种新产品还未正式投入市场，只作内部试销。因案犯并非属于激情性犯罪，除被害人内裤上的附着物外未留下任何痕迹。这颜料是我们侦破该案的唯一线索。”

红色的指示灯亮了，技术员在电视屏幕上报告：“队长，刚才颜料厂供销科来电话，这种颜料已在昨天正式投放市场，

至昨天下午六时，已销售两千八百袋，其中白色的不详。”

“糟糕！”郑乃雄一拳轻击在桌上，“还是沿用老办法，去查发票。”他知道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如果是私人购买，没开发票呢？”有人提问。

“先查着看吧。”他显得信心不足，但又坚定了语气说：“没有不留下半点线索的案件，线索只是对发现而言的。”

这时，留守在医院的女刑警又用步话机报称，被害人的神智已清醒如常，又想起了一句案犯在肆虐时说的话：“月亮躲进云层，让我撩起你羞涩的面纱。”

“口音？”

“普通话。”

“别的呢？”郑乃雄很兴奋。

“没有了。”

“好！这又是一条线索。”

“这，价值大吗？”有人表示怀疑。

天色开始变浅，碧空缀着晓月和几粒残星。郑乃雄苦思冥想，夹在指缝里的香烟已结了长长的灰梗。

第二现场找到了，但除去被害人身体所造成的拖痕和压扁的一片青草外，再无别的遗痕；被害人的衣服和肌肤也未能用静电显现出指纹（案犯带着手套），总之，目前掌握的只是那抹白颜料和案犯的一句话，仅凭这点找不到连接处的线索，想侦破此案是远远不够的。

郑乃雄的神情显得有些疲倦，他顺手操起一份手抄的稿本，那是姐夫姜堰写的一个电视剧剧本，叫《银环蛇》。内容是叙述一个惊险、离奇的侦破故事。他对那些胡编乱造乃

至达到荒诞程度的破案文艺作品缺乏兴趣。“眉头一皱”便“计上心来”的侦察员，必须有个漂亮的能驾摩托车、会擒拿的女刑警；舞会、小胡子、跟踪、化妆潜入诸类的雷同情节，使行家们看了酸胃口。无奈姜堰让他提意见，只得勉强答应下来。

他为松弛一下被压抑的心绪，躺在沙发上翻阅起来。突然，具有职业敏感的神经绷紧了，剧本写到案犯在持刀拦截一位少女时，手上玩弄着弹簧刀，露着猥亵的狞笑，步步逼进说：“别怨咱哥们儿，谁叫你有这么个迷人的脸蛋儿。”接着，打了个响榧。

郑乃雄象条件反射一样坐起来。“昨夜发生的这起案件，案犯不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吗？”他从事侦破工作已有二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犯罪分子在作案时的心理状态，尤其是此类案件，歹徒穷凶极恶的皮囊里却包着一颗极为虚弱和恐惧的心，并不比遇难人轻松多少。在整个的强暴过程中是难有语言的。“文艺作品嘛！”他苦笑着，认为自己太神经过敏了，把剧本扔回桌上。

拂晓时，略微休息一下的刑警队员都陆续来了。郑乃雄开始布置工作，留下三分之一的机动警力，其余的人分头去查发票，深入到管辖发案地的派出所作调查，初步排列出在时间空白内的嫌疑人员，并指派一名年轻的新手去市“作协”、请教那些知识渊博的作家们，是否记得在中外文艺书籍里，有案犯说的那句话。对此，郑乃雄只抱有万分之一的希望。若查出来，只能估计一下案犯的文化程度而已。

当刑警们纷纷出动后，桌上的电话响起铃声，郑乃雄拿起听筒。

“我是郑乃雄。姐夫吗？今天是什么日子？哦，我当然不会忘记……”

电话是姜堰打来的，他要约郑乃雄去烈士陵园。在那翠柏翳天的地方，埋着姜堰长子姜金钥的骨灰，他是对越反击战中的英雄每年今天——骨灰运回故乡的日子，郑乃雄都要陪姜堰去祭奠。他在巍峨的石塔前，向所有的烈士敬礼，并给金钥献上一个亲手用芳草编的小花环。

“姐夫，我现在不能去。”他放下听筒。

郑乃雄一想起为国捐躯的金钥，心情既激动又沉重，而且带着几分疚意。金钥不是姐姐郑美英的亲骨肉。自从窃窕、聪颖又有些轻浮的舞蹈演员，在十九年前以第三者身份，毫不羞窘和胆怯地闯入姜堰家庭后，迫使姜堰的温顺、淳朴的发妻噙着泪水，提着离婚证书，牵着四岁的金钥回到故籍江苏昆山县。姐姐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郑乃雄感到羞辱和内疚，时常暗中汇款给金钥母子。二十年来，他和姜堰之间似乎隔着一层芥蒂。

出去查发票的刑警用电话报称：有据可查的售出颜料为两千七百袋，购买单位共一百六十家，现请求下步指示。

“列出购买单位名单，迅速把任务下达各单位管界派出所和单位保卫部门，尽快查清颜料的用途与去向。我马上请求内保处支援。记住，重点放在白色上。”

“那私人购买去的一百袋呢？”

“让营业员回忆购买者的特征。”

郑乃雄将机动警力派出一部分，又给内保处打了求援电话。刚搁下听筒，就响起铃声，又是姜堰打来的。他急于索要那个剧本，并再次恳求陪他去烈士陵园，因刚接到通知，

他要到深圳“采景”。据说电视台很重视这个剧本，要求尽快开机。他不日将要动身去深圳。

侦破影视都拥到倒霉的南国了，郑乃雄想着。他认为在几小时内不会有使人感兴趣的情况，便把姜堰家的电话号码留给内勤，决定陪姐夫去一趟陵园。他对金钥是很敬佩的。他仰慕每个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

他带上步话机，骑上摩托，加大油门。

2 郑乃雄来到姜堰家，见姐夫正伏案疾书，烟缸里已堆满了烟蒂，便问：“又开夜车啦？”

抬起头的姜堰淡然一笑：“你也是一夜没睡，看看你的眼睛。又发案啦？”

郑乃雄揉着因常年睡眠不足和过度疲惫而布满着血网的眼睛，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支香烟。他把带来的剧本递给姜堰。

“看过了？印象如何？主要是职业术语方面。”姜堰忙问。

“政治上没问题。”郑乃雄微微一笑，“艺术嘛，我不太懂。只感到案情有些人造的复杂化。”

姜堰是本市一位颇具名气的电视艺术家，集编导于一身。目前，正在着手剧本的最后修订。他此时正在为物色不到一名扮演“银环蛇”的男演员而绞尽脑汁。

“首先声明，我可不是为你们唱赞歌的。”姜堰悠闲地喷出口烟团，转了半圈几轮椅，“我所要表现的主题并非去叙述一个扣人心弦，专设悬念的侦破故事，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幕悲剧，一个出身于思想道德、文化修养都具一流的家庭的青年，在被西方黄色文艺熏污了灵魂之后，是如何

堕入犯罪深渊的。这是剖析罪犯心理和社会问题的教学片，让人们深思和采取对策。搞你们这行的应该懂得，不仅仅要成为出色的枪手，而且要成为研究犯罪心理、道德和社会法制的专家。”

郑乃雄在姜堰眼内充其量是个头流的赳赳武夫，职业造就了他生铁般的性格，却缺乏艺术细胞。姜堰觉得艺术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爱情、眼泪，那是美的根源。郑乃雄的泪腺萎缩了，恨过于爱，他和他的姐姐浑然不同。

“乃雄，你们应该懂得计算，一张淫秽透顶的图片能变成多少毫升的犯罪因素，这尤其对情窦初开的性朦胧期的青少年，是一只吞骨吸髓的凶兽。”

一直沉默的郑乃雄终于开言了：“艺术家，这是社会问题，请不要指责我们。单说你们，几年前你们电视台不经常小范围地去看那些挂着黄标签的录相影片吗？我不明白，你们从那些外国的性片中究竟吸取什么？再如你的家，这几年也愈加西化了，中国的春节和外国的圣诞节在你们的心理天平上，重量竟是一样的；过生日偏要吹蜡烛切蛋糕；耶稣复活时要彼此接吻。东方的家庭却洋溢着西方浪漫的情调，似乎这样才称得起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不是吗？”

“请不要离题。艺术工作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家庭生活习性，一百年后也是有差异的。就说看那些国外资料片，这也是影视艺术工作者的需要，我们毕竟都是过来的人了。要知道，道德观念和文化修养和过了不惑之年的年龄是一种天然免疫力，总不能说看《金瓶梅》的人都是登徒子吧。”姜堰性好辩论，每每激动时便不住地用手向后梳着稀疏的头发。

“请不要忘记，在那时我就调查过，坐在录相机和小银

幕前的并非都是些秃顶的艺术家。其中混有青年演员，也有你们的亲友，甚至还有十几岁的孩子……”

“银锁出去了？”郑乃雄岔开话题，不愿再争辩下去，他素知姜堰既争强好胜又刚愎自用。银锁是他们唯一的儿子，十九岁了，母亲却常常亲热地吻他的面颊。他是嵌在这个家庭中央的明珠。

“还睡着呢。”姜堰回答。

“咱们这就去陵园吧。”郑乃雄站起身，默默地凝望着嵌在黑镜框里的金钥遗像。

他俩的眼睛都湿润了。姜堰已是五十岁的人了，爱情的花期一逝，便有种内疚的情绪常常袭扰他的心，愈感对不住长子和已逝的发妻。长子的容貌醇厚，有些腼腆，乡间的生活使他露出一股“村气”。他长得太象他母亲了。他从未得到过父爱，二十年来，父子从未见面。在战场清整烈士遗物时，战友们找到一张烧焦的父母订婚合影……

“姐夫，有件事想请教一下，在你看过的书中是否记得有这样一句话，‘月亮躲进云层，让我撩起你羞涩的面纱’？”

姜堰一愣，随即大笑起来，得意地说：“这是我剧本里的一句台词。原来罪犯‘银环蛇’在劫持少女时说，‘别怨咱哥们儿，谁叫你有这么个迷人的脸蛋儿。’这与长于有着文学修养的家庭的‘银环蛇’来说不太适宜，也过于直露。我改了。难道台词也有‘撞车’的？”

郑乃雄的心在胸膛疾跳，强捺住无比的兴奋，急问：“才改的吗？”

“才改几天。”

“演员们看了吗？”

“谁也没有看过。明天准备打印。噢，银锁倒看过，他为我看过稿。他想担任那个主角，不过他不行。《银》剧的罪犯我不想搞成脸谱化。他心理复杂，作案前也有激烈的思想斗争。”

“新华颜料厂的新产品莹光广告色很不错，你们买了多少？”

郑乃雄话锋直转，发问突如其来。

“买了很多，舞美工小高还拿来两袋让我过目，因为这《银》剧的电视广告，要用很多白颜料，它实用价廉，又怕雨水浇洗，哎？你问这干什么？”

“那两袋颜料呢？”

“在我写字台上。”

“我看看。”

“干你们这行的人做事真是颠三倒四。”姜堰困惑不解地望着郑乃雄，“噢？少了一袋。”

郑乃雄在暖气片下找到一袋，已挤出大半截，他的手颤抖着，极力镇定着情绪，自己倒了杯水，缓慢地说：

“银锁很贪睡。”

“昨天回来很晚，说是滑旱冰去了。”

“我好象看见过他，可能是凌晨三点钟才骑轻骑回来的吧。那时，我们在夜巡。”他故意说错时间。

“没有那么晚。他回来正好十二时。你知道，子时是我练静养气功的时候。”

“姜银锁极可能是案犯！”郑乃雄脑海里掠过个警号。他迅速地估计一下发案现场到姜堰家的路程，若踏轻骑，时

间最多不过十五分钟，据被害人讲，她是十一时三十分骑到槐荫路上的。作案过程在十分钟内是成立的。

据诸种疑情，郑乃雄是完全有把握传讯甚至拘捕姜银锁这个重大嫌疑者的，但缺乏的是证据，直接的证据。此时，姜银锁是不会插翅飞到天上去的。

“乃雄，你的脸色很不好看，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姜堰问着，他已穿好衣服，准备和郑乃雄出门了。

郑乃雄佯装头昏，歪倒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说：“我有些头昏，休息片刻好吗？”他想利用这个时间，思考如何对姜银锁取证的问题。

他走上阳台，转过身来，透着玻璃窗看到姜银锁的卧室。在挂着的绘有日本半裸女立体挂历下面，放着一盆君子兰。他走进走廊，说：“银锁居室里的那盆君子兰真不错，我去看看。”说着，轻轻拧开门走进去。

他的眼睛蓦然变成一对侦察员特有的锐目了，迅速扫描着屋里的一切。姜银锁面壁酣睡着，还轻轻地响着鼻鼾。郑乃雄知道他在佯睡，因为紧闭着嘴唇，没有外采气息是难形成鼻腔震鸣的。突然，郑乃雄的眼睛亮了，他发现在床下的拖鞋旁有一块嚼过的口香糖。他对跟进来的抚弄君子兰的姜堰说：“姐夫，我这支烟掉在沙发上了，我闻着有糊味儿。”

姜堰刚跑出去，郑乃雄便拣起那块口香糖放进衣兜。

“姐夫，我忘了向队里交待一件重要的事，我去打个电话。”

郑乃雄走到客厅的电话机旁，拿起话筒，拨动码盘，不顾对方地信口说着什么，然后故作惊愕地问：“什么，发生抢劫大案！好，我马上就回去！”

“姐夫，我得马上赶回去，下午再看看有没有时间去陵园。唉！”

他不容姜堰分说，便疾步走出房间。姜堰望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着头。

郑乃雄若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刑警队，也得需要二十分钟的时间，他将车开入一条僻静的里巷，从皮包里取出步话机，伸长天线，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是郑乃雄。请迅速派人监控贵州路第三十八号住宅，案犯叫姜银锁。用电台和驻地派出所联系，请求治安民警支援……案犯已有察觉，如果逃窜……抓获！”

郑乃雄急驶回刑警队，立即将那块口香糖交给技术室，根据上面的唾液尽快做出血型鉴定，看是否相吻。

他撤回在外面的所有警力，火速研究案情。时间对于破获案件尤为重要。他的大脑支配着一连串娴熟的工作程序，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闪念：姜银锁，是他的亲外甥。

3 郑乃雄刚刚离去，姜银锁象猫一样跳出卧室。他只穿着一件无袖“T恤”港衫和三角裤衩，呆呆地站在姜堰面前，是寒冷还是因为别的，挂在颈上的十字架和他的身体一起瑟瑟发抖。

“银锁，你干什么？”姜堰仍埋头理稿。

“爸爸，属于我的时间不多了。”

姜堰向他摆摆手，目光始终盯住他的《银环蛇》。

姜银锁奔到酒柜前拿出一瓶白酒，用牙狠狠咬开瓶盖，咕嘟嘟地倒满两只高脚杯。

“爸爸，我敬你一杯，父子分别就在今天！”他目光惨然，仰头把酒灌下喉咙：“爸爸，契诃夫说，讨饭袋和监牢是谁也不能保险沾不上的两种东西。是吗？我就要去坐牢了！耶稣说：好树不结坏果子，但他错了，看来神圣不见得就是真理。”

姜堰的目光从诧异转为困惑又变成欣喜。他拍案而起，“好，锁锁，我这个具备双重性格的男主角找到了！”

他认为儿子的小品做得很精彩，一半出自即兴表演，一半却是剧中的“银环蛇”在被捕时，和他做宣传领导工作的父亲的一段台词（甚至比那原有的语言要精彩）。儿子此刻的内在表现，对人物情节的理解，那气质、眼神、声调、举止都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毫不矫揉造作，总之，感觉极佳！他到处寻找这颗“明珠”，而它就在自己身边。

“爸爸，我不是在做戏。”他看着父亲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斑，沮丧地垂下头。

“好，好，能再做一遍吗？”姜堰用颤抖的手指去抓桌上的香烟。

“爸爸，我昨天晚上拦截了一个女青年，犯了罪。刚才来的不是舅舅，而是一名侦察员。”

“你说什么？”姜堰又摇了摇头，未能领悟。

“爸爸，我的确犯下了强奸罪，只有你能救我！”他走上前一步，跪在姜堰面前，用乞求的目光望着他。

“锁锁，你还在继续发挥吗？”姜堰的烟落在桌上，他希望儿子是在继续做戏。虽是这样，自己的声音不知为何也有些颤抖。

“……我做案后，留下了那句台词……”

姜堰盯住他惨白沁满冷汗的脸，眼珠被烈酒烧得通红。他明白了，后脑象被钝器击中，眼前迸出一片金银星。他抓住儿子的手腕，连问三句：“这是真的！”

姜银锁惶恐地点着头说：“你和舅舅的谈话我都听到了。他拾走了我嚼过的糖。过不了今天，他就会来的……”

“啪！”一记耳光，沉重地打在儿子的左颊上。姜银锁倒在地板上，又敏捷地弹跳起来，睁大双眼：“打是没用的。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束手就擒，另一条……”

姜堰猛地把高脚杯摔在地上，怒吼着：“只有一条，一条！自作孽，不可活！”他悲愤到了极点，嘴角抽搐，浑身筛抖。

“打扰你了。”姜银锁毫无表情地抹了抹脸，慢慢转过身，走向自己的卧室。

“你要干什么？”

“我要给妈妈留封信。”

姜堰想到此时正在香港演出的妻子郑美英，心房一阵震颤。此时正扮成天鹅旋转在舞台上的妻子，会有心电磁场感应么？家里发生了灭顶之灾！

“你回来！”他顽强地抑制住自己，用手支撑着转椅，“第二条路是什么？”

“去深圳，而且现在就走！”

“让我帮你偷渡？”

“香港不是有您的几位朋友吗？我的英语不错，广东话也会说。引渡吗？我可以在未暴露身份前迅速离开香港，以后加入外国国籍。”

姜堰默默地望着他，象被一个新“天方夜谭”所吸引。